

職場正能量



人與事
楊不秋

朋友最近不太開心。她那個能力卓然，以一當十的厲害老闆在休產假，好不容易等來了她作為代理主管大展拳腳的機會。可是披星戴月、踏踏實實地苦幹了好幾個月，她本以為升職在即，卻被大領導談話通知要喜迎空降的新主管。作為她辛苦工作的回報，她得到了漲薪。朋友的解讀是：沒有決定要馬上提拔你，但也不捨得要立刻失去你。

另外，大領導找她談話的時候還淺淺地提了一句，希望你可以有更多的正能量。究其原因，無非就是在討論問題和工作任務時，她常常直言不諱，清心直說，坦述困難和挑戰，盡數限制和風險。這在她看來是推心置腹的誠懇，而在領導眼中可能就是面對工作沒有積極的態度。

曾經的我，大概也和她一樣，在日常工作討論中，抱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且不吐不快的心態，總是心繫一種責任感，要把自己的看法充分表達。可是，有好幾次我發現明明是特別淺顯的道理，為什麼我總是那個第一個跳出來說「不行」和「不好」的人呢？我也想過，會不會是其他資深的同事，縮身埋頭做駝鳥只為明哲保身。難道這真是職場版皇帝的新裝，而只有我心無城府，願意當那個一定要說真話的小男孩？

「戲瘋子」



藝苑草
周軒諾

張譯今天在影視界可謂炙手可熱，拍電影，做男一；拍電視劇，也是做男一，近年更成為名導張藝謀的御用演員，《一秒鐘》、《懸崖之上》、《狙擊手》、《滿江紅》都有他的身影。

在內地數不勝數的男演員當中，張譯靠實力上位，走演技之路。我第一次看張譯演戲，是當年一齣叫《生死線》的電視劇。故事講抗戰時一群義士在一個叫沽寧的地方跟日軍周旋。此劇群星薈萃，演出者包括廖凡、張譯、楊燦、李晨、倪大紅、劉天佐和王黎雯等等。張譯演一名海歸科學博士何莫修，擁有原子物理知識，被日方盯上，企圖綁架他轉為己用，而廖凡演的地下黨員歐陽山川就奉命把何博士安全護送出淪陷區。張譯那歇斯底里的咆哮式演出和一緊張時嘴巴念念有詞的神經質形象尤其使我拍案叫絕。

其後我逐漸關注這位來自東北冰城的演員，他有份拍的影片

後來漸漸我才後知後覺地察覺到，其實我之自以為看透的「淺顯道理」經過事實的檢驗，並沒有我最初所想的那麼簡單，事情的發展總是會有意想不到的複雜多變和多重性。我才明白，資深的同事之所以沒有急於表態，不是他們要戴頭盔，只是經驗使然，他們不想未經周詳的思考就會促下結論，因為每個人的眼界和判斷都有偏頗和局限性。

我曾和一位前輩也討論過這個問題。他的看法是，除了經驗讓人學會不盲目輕易下結論之外，領導的高度也決定了他掌握的信息量和看問題的角度和一般工作層不同。大部分時候，領導完全明白工作層的想法和顧慮，也理解擺在眼前的現實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問題還是被提出，必然是有其他的考量。這時，工作層不僅僅是要講自己知道的和看到的，更應該努力去思考如何去解決問題。

領導提出的問題，哪怕看起來簡單，也值得謹慎推敲；領導布置的任務，哪怕看起來困難比方法多，最好還是落手落腳先做起來再評價。在現實的職場中，相比於天真坦率，專業、周全、努力和謹慎肯定是更值得加分的素質。畢竟，領導需要的是解決問題的人，而不是向他提問的人；即便沒有解決所有問題的能力，也要盡可能展現願意嘗試解決問題的態度。這大概就是領導們都希望看到的職場正能量了吧。

《八佰》、《金剛川》、《一秒鐘》、《懸崖之上》、《滿江紅》，以及劇集《北京愛情故事》、《抹布女也有春天》、《狂飆》我都有追看或翻看。

如果演員只能歸納為偶像派和演技派兩類，那麼張譯毫無疑問是屬於後者。不論是演殺手（《追兇者也》）、特工（《懸崖之上》）、痴情男（《北京愛情故事》）、懦夫（《生死線》）、城管（《老炮兒》），還是演鐵血軍人（《金剛川》）、暴發戶（《山河故人》）、神探（《少年》）、刑警（《狂飆》）都維妙維肖。他也先後斬獲金雞獎最佳男主角、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男主角、華表獎優秀男演員等殊榮，精湛演技廣被承認、有口皆碑。

曾與張譯合作過的女演員殷桃形容張譯是一名「戲瘋子」，可以為演好角色做任何事。此話不虛，且看《一秒鐘》裏的張譯，為了戲劇效果，不介意醜化自己，弄到骨瘦如柴、滿面風霜，惹人憐惜，真的是為藝術而犧牲。

這樣敬業樂業的「戲瘋子」，難怪圈粉無數。

每次走到旺角，你總會見到一片人潮湧動的景象，朗豪坊門前，都是出入商場或趕着過馬路的人，於是有一個「高人」經常要被忽略。他叫「Happy Man」，是雕塑家拉里·貝爾（Larry Bell）高達九米的銅像作品，高舉着雙臂，身體和腿腳彎曲着彷彿正在扭動一般。那顯然不是一般的愉悅，結合場景，或許你可以說是消費主義的狂歡，或者至少和庸庸碌碌的行人構成了張力。他不是造物主似的形象，對視的時候，就也犯不着將之當作偶像來看待，相反，必須承認，每每看到他，那種縱情肆意的姿態，對大步穿行、滿腦子心事的自己來說好似怎麼都開心不起來。

但我想到受眾和藝術之間不一定要有共情，只要有連結，我們這台電腦也就連上了互聯網，可前往思情的雲端遨遊。我也想到貝爾的雕塑品不只是傳統的銅像，他還有許多利用光線的玻璃製品，玻璃也是他的雕塑語言，而且當代雕塑未必是要象形，關鍵在它引發的具體體驗和感受，豐富我們感知事物的方式。海濱長廊就有為數不少的雕塑作品，吸引大量遊客上前合影，其實合影就是一種走進藝術的沉浸式體驗，一次利用藝術品反觀生活的機會，遠不止是我們想像中的走馬觀花。

「世界愛犬節」



市井萬象

世界愛犬聯盟（World Dog Alliance，簡稱 WDA）近日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舉辦了一年一度的「世界愛犬節」活動。

在這次活動中，世界愛犬聯盟將最高榮譽金犬獎授予為禁食犬貓做出卓越貢獻的傑出人士。美國國會議員安德魯·加巴里（Andrew Garbarino）在推動韓國禁食犬貓方面發揮了領導作用而榮獲金犬獎。他曾率頭發出了一封由十位美國眾議員聯署的國會信函，敦促韓國

總統尹錫悅立法禁食狗肉。來自意大利的國會議員米凱拉·布蘭比拉（Michela Brambilla）也獲得該獎項，以表彰她在意大利倡導動物保護的成績。

世界愛犬聯盟由本港人士玄齡創立，是一個由國際愛犬人士組成的慈善組織，宗旨是「明文立法，禁食犬貓」。致力於通過立法、教育和宣傳，創造一個人與犬貓、人與動物友好相處



的世界。

世界愛犬聯盟成立以來，在全球做了大量禁食犬貓的工作，最近參與成功推動美國《2024年撥款法案》納入《禁食犬貓國際公約》的相關條文。

黑老鼠上門與罷工



如是我見
海龍

最近，美國汽車工人的罷工因現任總統和總統候選人相繼推波助瀾而創造了歷史成為新聞，使得罷工這個美國老話題又得到史無前例的關注。

美國式民主的一大奇觀是罷工。不親臨其境，您很難想像罷工的千奇百怪和新意迭出。即使你見過了多場罷工，也仍難保你不被下一場罷工的別出心裁驚嚇到。我這裏說說美國罷工「黑老鼠示警」的恐嚇手段。

古兵法謂最高的戰爭手段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止戈為武」，其意皆指以威嚇、嚇阻而達到兵不血刃就取得勝利的目的。這樣罷工成功的例子在紐約還真是屢見不鮮。

不論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我們往往有一些常識或約定俗成的概念能對即將發生的事情作出預警和判斷。比如看到閃電會想到打雷或暴雨，看到紅燈會令你止步等等。但有些常識或信號如果讀不懂，人們還是會被驚嚇甚至引來不便。

譬如說，雖在紐約生活多年，如不是老友約翰告訴我黑老鼠的警示，我真不知道它的威力和會裹脅來的麻煩。有一年在百老匯大街某商場對門，看到兩隻巨大充氣黑老鼠堵在入口處招搖——我覺得好玩，湊上去看熱鬧。

約翰馬上拉我迅疾離開，他是白人且是老紐約，告訴我這裏頭危險。我細察果然看到不少黑衣人在巨鼠周圍散傳單、發徽章牌和小旗子，行為的確詭秘。約翰告訴我凡黑老鼠堵門皆是威脅要罷工的信號。

按照程序，罷工先兆是巨大黑老鼠上門，然後遞交請願書和談判條件。如果沒達到目的，就會組織人員和喇叭、橫幅及各種響器啦。再下一步就將實施罷工，一般都是罷工者堵住公司或單位的大門排成隊伍循環跑喊口號，唱、跳臨時編好的罷工歌舞。如果再達不到目的，往往會求外援如同行業工會、外地、鄰近城鎮或市、州政府有經驗的罷工組織者來傳經送寶或直接赤膊上陣。這樣事情就鬧大啦，一般請人是要付錢

的，這些開支都由罷工者支出——不過，這些外援一般都是悍將，他們的確實力也能不斷掀起高潮。由這些外援幫助而最後取得勝利的例子屢見不鮮。

罷工一般是為了加工資和福利，正常情況下工會和僱主相關合同幾年一續。這裏面有個全國相關勞工團的價碼大行市和正常波動，大都是百分之幾漲幅。工會也知道適可而止，因為罷工是柄雙刃劍，鬧不好肯定兩敗俱傷。譬如說，只要工會罷工，所有人員肯定沒有任何工資。一般員工都希望工資吃飯，罷工一星期他們中有的就家無餘糧了。這樣，如果沒有經濟支撐，罷工者肯定後悔或妥協讓罷工流產。若想保證罷工撐下去，工會就必須出血補助罷工工人，而工會財力有限；他們罷工就是為了鬧錢，要倒貼出血顯然不是他們的選項——而這些預案，在決定罷工之前就要充分想清楚，不然肯定會騎虎難下。

而公司呢，它們更傷不起。因為只要罷工，最傷元氣和吐血的一定是公司。因此，如果可能，它會盡量避免罷工發生，即使有時真的咬牙，它也要盡量避免走極端把工人逼反。就這樣，兩頭都怕，就有了妥協的前提；所以大部分罷工都能夠被熄滅在萌芽階段。

但是鬧到罷工邊緣的不是沒有，這就用得着黑老鼠上場啦！一般情況下，黑老鼠算得上是個最後通牒——只要它出現，一般幾天後會有大動作或罷工。



罷工是美國式民主的一大奇觀。

城中雕塑



自由談
吳念茲

和其他當代藝術一樣，雕塑也經常從材料、製作方式、形式上給我們驚喜。此前很多人到M+去，都見過草間彌生的《神經的死亡》，那是她招牌式的軟雕塑，親用手布料縫製的，小時候在軍工廠縫製降落傘而學會的技藝，重新派上用場，可以排抒內在的情緒，而



▲陳佩之作品《智慧三女神》。

作者供圖

且作品整體呈現出來後，既是掙扎着的個體生命情狀，又好像可以令人感受到一種狂喜。這種狂喜和悲劇式的人生可能已經達成了和解，以一種和諧、穩定的形象出現在你面前，沒有了我們作為都市人面對「Happy Man」時的矛盾感。

最近M+展出了藝術家陳佩之的《智慧三女神》，可能很多觀眾都沒有想到，它竟然也屬於雕塑作品：合板台座上擺着三台電風扇，每台都被尼龍織物罩住，用混泥土填充了的鞋子掉落一旁，而電風扇吹得三個人形織物顛來倒去，整個作品有如街頭的充氣廣告品一般。三個人手臂彼此相連，隨風旋轉、推擋，像極了太極雲手，講究用意不用力，力量被吸收、得到平衡、再重新轉移。先別急着代入雅典娜，倒是北歐神話裏，智慧巨人密米爾（Mimir）有三個女兒，被稱為諾恩三女神，她們分別掌管了「過去」、「現在」和「未來」，也即司掌人類命運。展覽評介中提及，那三人相互推擠是對立的和諧共存。假如你代入三女神加以體會，也許你就不再是三人的其中一方，相互推擠就不再是雲手，更像是手握陶土的動態過程，那個立在中間，被推揉而質地鮮明，被拿捏塑形，在旋轉的坯車上走泥，

不是空氣，而就是你自己。

這個作品體現出來的是古今藝術家都思考過的問題，如何借助雕塑表現動態。其實這種形式和動態大家都不陌生，因為，作為街頭廣告的渠道之一，充氣跳舞人偶在許多地方都很受歡迎，《智慧三女神》的基本形式就是這種充氣人偶。甚至連「Happy Man」亦不妨視為靜態的充氣人偶。隨風舞動的人偶成功解釋了我們何以在見到「Happy Man」時，感受到一種預期以內的娛樂性或幽默感，也解釋了這種娛樂何以總是外在的、走不進內心世界裏去。可《智慧三女神》這種充氣人偶的動態效果，更容易把作品刻到你腦子裏，先將作品形象牢牢銘刻住，再引起你反覆琢磨。

動態是有意義的，不純粹是好玩、創新。更關鍵的是，當你走進展廳，見到那陣仗時，作為旁觀者，真以為是動作電影裏的武打畫面，三個女神誰也不讓誰，爭執不下，你爭我奪；可事後，當你反覆回想這件作品，腦海中喚起她們的身體、手臂一同扭曲變形的動態，「回想」就使你一再被推擠、一再被揉捏，成了站在三人中間、在時間洪流中被翻轉滾動的人，見到過去、此刻和未來，找到了那個你始終在尋覓着的「自己」。